

漢書門			
四	三	五	九
號	函	架	冊
二	六	一	六

內閣文庫			
四	三	五	九
號	冊	架	函
二	六	一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59
冊數	16 (11)
函號	277 116



孟子卷五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曲盡心也。孝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孟子

孟子卷五

萬章一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即是慕之迫切處。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七照顧。慕字故未以慕字終之。非是解憂以前都說怨。而人少節方說慕也。此下數章。孟子答章蒙等勞空駕起議論。無中生有。不惟多據理。不服推敲之詞。亦每多形容擬議之旨。不如是不足。以窮事理之極。致然非孟子深知聖賢之用心。及通於天人之間者。不能為是言。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此明大舜慕親之心。秋日旻天幽陰氣也。以其情主乎憫。故訴之怨慕。

兩字渾淪拆不開。怨在慕中。不與慕對。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孩兒哭啼啼。只要箇得父母抱耳。不以身為性命。而性命其親豈曾着個孝字在心頭。即此是至善。章疑舜怨。非疑其怨親也。謂人子只管盡職。添些懊惱。便不是。故引公明高。不若是怨之言。解之非爾所知。謂舜怨慕。在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怨無愁貌。正與怨字對。蓋凡人處世外邊。順逆不可必。可必者盡其在我而已。此外誠不必着懊惱。至于父子。這一種領直法。使用不得舜。是用憂也。不若是怨。正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己處。蓋孝聚百順。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中一事。其他欠缺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感通之理。在我豈可謂自家已竭力。而於通塞之故。付之度外。怨然無愁於其心。即有非

爾自問引咎負慝意帝使其子以下皆極力摹寫有是心不必有是事
蓋當岳薦之時賤已允若了也歷山之怨非岳薦時也意云你道他的
怨慕豈特歷山之日即當登庸之後其心常自如此事舜於缺畝之中
不可與往田混看為不順者就舜心裡見我不順於父母是至情無已
處如窮人之無所歸是孟子極形容之詞正是憂之深處天下節覆說
上文之意句七從上節看出解憂正解窮人無所歸之憂說怨猶疑怨
親故拈出憂字代之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莫解正以舜之慕非常
人隨妻子富貴遷徙之慕都從孩提真慕發出此節已見得終身慕父
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人少則慕父母此心最真即終身
亦只是這慕到底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皆移慕父母之心以慕之惟大

孝終身不失少時之心貼就舜看故慕親與格親兼具說個五十而
見舜于少艾妻子得君都經歷過了此時猶慕終身可知故謂之大孝
見之正見其終身之心也非見其人也正與非爾所知知字相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
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
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
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干

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問得妙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按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卽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談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真西山先生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遇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此見聖人人倫之至前二節處父母之變以權後二節處傲弟之變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舜不告而娶正是察於人倫處瞽

既怨舜未必對其無後這個對字何處泰承曰從天性本然處泰承下以愛兄之道來愛字亦如此看顏壯其先生曰此聖孝之獨洞精微處在他人只知從命爲謹而已王祥章子元德秀陽城諸人終是一節於聖人猶隔祇緣此去處未及泰承不免有過不及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患瞽逆已之命只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此帝善處人骨肉之間委曲以爲舜地古人成人之孝有如此蓋瞽之令不行于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也

李禿翁曰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是一瞽瞍此舜之所以得免爲廩上灰也出從而揜之此句尤明白蓋雖惑于後妻而父子之恩

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賤儘有經濟儘善調停即謂之
 慈父可也此其所以終底豫也歟既入井安所得孔而出日舜何繇出
 也神爲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淖沱水合古來真天子靈異多矣况
 舜之大德當受命哉天休震動神明駿赫亢倉子之言不虛也此處不
 可知亦不可窮張彫弓也天子彫弓堯欲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舜在
 泚琴正寫其窮人無歸之意鬱陶思君之言未必純是假意即如至暴
 虐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怵惕惻隱焉知象於不意而見之際
 非是真心也觀其怵惕之色正是真心動處臣庶只是宮中之僕隸堯
 使百官事舜連牛羊倉廩而言則此百官正是臣僕如後世典籤消人
 之類註解原不錯象憂二句總是說個至愛渾洽之意憂喜亦不要尋

者○落○二○句○掩○映○闕○合○判○開○講○又○不○是○旅○次○漫○語○云○舜○視○象○仍○若○孩○提○然
 未○嘗○責○以○知○識○余○亦○云○舜○與○象○仍○若○孩○提○然○未○嘗○泰○以○知○識○說○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來○明○是○照○常○無○隙○的○兄○弟○只○爲○說○兩○亦○字○太○輕○快○遂○起○章
 僞○喜○之○疑○解○之○以○下○章○所○云○不○藏○怒○不○宿○怨○庶○亦○憂○亦○喜○之○情○其○暢○然
 而○無○猜○乎○雖○然○與○世○俗○言○則○不○藏○不○宿○較○有○可○捉○摸○處○若○以○言○大○聖○人
 渾○洽○之○性○非○亦○憂○亦○喜○不○足○傳○其○神○也○故○愛○兄○之○道○與○父○母○對○無○後○之
 心○天○性○大○常○舜○未○嘗○見○有○毫○髮○異○也○如○子○產○之○信○較○人○亦○從○自○己○好○生
 大○常○中○流○出○魚○不○在○於○水○而○生○於○子○產○之○心○可○見○君○子○之○心○不○爲○世○情
 所○窮○取○証○舜○喜○極○爲○真○切○而○時○說○尚○有○信○孟○子○不○及○者○表○出○舜○許○多○机
 權○來○些○小○聰○明○是○烏○識○舜○與○象○大○常○無○隙○之○妙○哉○蓋○象○雖○非○愛○兄○之○弟

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不告而娶之事。似是有心幹的。愛喜與同之心。寔是無心應的。有心無心。皆是天理。非聖人不能。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李禿翁曰：此等文字大有關於國是。天下萬世之所賴也。特借舜與象做個題目。耳。若認是真說舜象，便是個吃飯秀才。象不得有為，數語遂為後世封藩之式。真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不然，藩王暴民之禍，不忍言矣。倘初先生曰：舜之待象，一片誠心。至於封象，則委曲籌畫，滴水不漏。可見帝王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天下萬世所當取法。

此見仁人愛弟之心。重親愛二字。其封之是親愛，其封之而善，有以處之。無非為保全地。亦是親愛。雖然一轉，更說得懇。又是親愛。仁人之於弟如此。陳慧生先生曰：四凶之罪在天下，象之罪在一家。處之不同，此理甚易曉。而孟子不言，以親愛言者，蓋原情定罪。此世法之觀，非天性。

之論也。且萬章劈頭以殺舜問。明是代舜戴怒宿怨。其慮及害民乃轉側旁意。不知舜之於斯。已有以處之矣。若親愛之心不篤。則害民之慮。適為藏怒宿怨。口寔天性之謂何。而徒以世法槩也。不藏怒不宿怨。二語把萬章代舜的一肚不平。盡渙然冰釋了。故但言親愛而章所稱害民之慮。竟不道及。章亦不復執以其意在此不在彼也。怒怨二字。據理之談。不藏不宿。則為對世人藏宿而言。若仁人之心。則已無可怒無可怨矣。不得有為于其國。豈得暴彼民哉。論理正對着有庠奚罪之問。今上文却不說出於問放者何也。出之此聖賢折理極精處。這等處置。還屬世法。不論天性而論世法。于事理愈顯愈近于真心。愈晦愈遠矣。今惟先提出天性來。淋漓慷慨。然後以世法補之。則此處置周密處。都是

親愛布濩處。與後世之法。馭術籠者。自不同也。然猶恐涉在世法邊去。急轉到常上。而見稅歸親愛上來。大舜懇賜。虧孟子決得出哉。諸侯見君。必待朝貢之期。其朝則以政。所謂朝於天子曰述職者也。政在貢中。非兩項不及。貢以政作一句讀。儀以政帶下句者。不是可見舜之待弟。且不與四岳十二牧同例。何況四凶。或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曰管蔡挾武庚以畔。憂在廟社。孽在臣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咸丘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眉說。臣堯臣父，即人心敬於前，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侃侃辨抗，義正辭嚴，顯是為戰國人，心重關一宇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

此解：臣子之惑，破臣堯之說。在堯老而舜攝，句破臣父之說。在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句據理攷寔，甚明白。正大末節，尤轉得靈宕。時造臣堯，臣父之語，又引孔子之言為証。此皆當時無父無君者，假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橫議也。孟子斥之為齊東野人者，蓋齊國習見篡弒之事，以為常故。有此等議論耳。蒙述古語無據，孟子引堯典，又引詩書之語，以為証。蓋謂語不載於詩書者，皆可以齊東野人斥之。二十八載，是舜攝位的

年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有位者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爵有土者也如喪考妣三年爲君斬衰三年也禮也若庶人則不及之故四海但遇密八音而已下云率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諸侯卽百姓三年喪卽如喪考妣三年照應甚明賢勞猶云會勞賢者勞而最甚之意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語自微婉若云我以賢才而勞苦便板煞無味且亦非詩人渾厚語意矣凡作詩者志鬱于中文與辭皆不得已而見焉者也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逆志者或置身于異代以俯仰其景槩或移事于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是爲得之何所得也得者志也原卽得以自意也乃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朱文公云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

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何如庶乎可得立言之旨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而驅牽賢聖之文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于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矣况又義理窒碍寔有所不可乎泥雲漢則國無民泥北山則子無父如此說詩則古人言語皆可借爲小人之亂階不如不讀書也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見得舜做天子又有許多尊養在尊養以做天子而隆豈天性以勢分而格乎引永言孝思一語看一永字據蒙之見舜一做天子勢分所格孝思於此泯矣故以永孝示之要取破臣父之疑剔透玲瓏爲佳切不要鑽理生障維則是贊詞重舜孝之至可爲則上若云則舜便費周折如必以尊養爲模楷灰天下孝子之心者必斯言也側歸孝思不以尊養之至畫人蓋人人自有分內

應得之尊養非止天子也。引書將夔夔齊栗四字破其容有感之謬是為父不得而子語氣與堯舜之道要湯一側蓋父之化其子常也而今反之若難為之父者言除非作如是解却有些像父不得而子一般而豈如子所云者乎大意重子鐵盛德無不得而子意不重感化上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層層剝剝言欲不先落影習使奸雄無助藉口日月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關曰 孟子卷五

萬章十

問答俱奇俱妙此事哉之典謨何須用問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至論也非萬章之問不得發耳若說天子能以天下與人則可與者亦可取矣亦可奪矣以與之名文奪之寔以欺天下禍可勝言哉聖賢念至此故一一杜絕之總欲塞天下後世篡逆者口寔耳

此杜奸雄窺伺之心通章只重天與而天與都就人歸上見得故未引
泰誓之言此議論最有根據處不則暗奸天位而偽託符命者不少矣
仔細看來也虧得萬章諄々然命之乎一語這句話驟看似痴其寔不
痴正爲偽託符命者置案也下分主祭主事二項平提寔亦不平非事
治百姓安神亦必不享也最妙在說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是天人爲天
所轉天以人而傳泰誓有言民意卽天意無大聖人功德及民而暗奸
天位其誰與我漢魏以來奸雄覆轍歷々不爽噫可鑒也哉或曰如此
則其如誦莽功德者何曰誦莽功德者雖多亦難道盡買得天下人心
去也以泰誓相証尤密匝指讓征誅統之皆天所授聖人何容心之有
孟子之杜篡逆者至矣萬章豈不曉得堯以天下與舜但見後世如子

噲子之之流且接跡而起故特尋個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問堯果能以
天下與舜否孟子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將個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事謂不惟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不
能二字便合下天與人與在若天人不與天子亦無如之何也但此處
未露然則孰與層層剝換孟子舉而歸之天堯曰咨尔舜天之曆數在
尔躬天與之說蓋有自來章亦知天無諄々之理但謂何據而稱天與
孟子所云示字與命字對看命有言也示則默授也以其行之出於身
與事之措諸天下者默相而啓翼之使無不如意而已矣言諸侯大夫
薦人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卽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故曰
天示之使主祭是薦於天使主事是暴於民百神享如類上帝禋六宗

望山川徧羣神而皆欲也。事治如慎徽五典而克從納于百揆而時敘。賓于四門而穆也。是也。百神享是天意所享。事治即安民之事。百姓安即天意所安。安字甚好。以臣而代君。百姓必駭為非常。却安然不以為怪。便是民受天與。同天人與亦是天故。曰天子不能二十有八載見施澤久意此功德在人。不可以假借者也。天也。至故曰天也。二天字。極呼應。舜得天下。繇于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而朝覲訟獄謳歌之歸。繇于人居相位施澤之。以天寔為之。以行與事示之矣。故曰人為天所轉。天以人而傳。嗚呼。以此言天。豈容一毫暗好於其間哉。居宮逼子寫出後世。好雄伎倆。殆盡。直令鬼哭神號。纂字書法凜然。若豫知有漢魏以來事者。夫征誅之導。纂也。易見而揖諫之導。纂也。誰知此無他。可與則可奪。

奪則必巧。託之於與。噲之之事。已為左券。雖百世可知也。重華之德。民心之注。耳目也。舊矣。維皇獨不聞之乎。獨不鑒之乎。謂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即天之所寄視。听處可也。引泰誓見得民歸。即為天與。乃鑿也。可據之理。非渺茫也。玩二自字。見舍民視聽。更無天視天聽。禹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

○又近帶說○
 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堯之子○亦○是○與○夫○也○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堯之子○亦○是○與○夫○也○
 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夏殷周繼
 其義一也。嘗思堯舜真大聖人。只爲一談而其天下至今未失。夏商周都有失也。可見善爭莫如讓。天下且然。况一身一家乎。

○通章重一天字。前段兼言堯舜。蓋以堯舜之子來形禹之子也。後段兼言伊周。蓋以伊周遇子之賢來例益遇子之賢也。須知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傳賢也。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道。賢之賢也。如啓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朱均不賢。天不與之。桀紂不賢。天亦廢之。成王太甲能賢。天卽繼之。可見與子原是與賢。繼道斯能繼世。依然神的心法。故曰義一。
 此明禹家天下。以有賢子五百年一王。德不可常有。世變漸平。後有賢者。亦無大功。以服衆。故與子者。常多。若時當洪荒。非二大聖臣繼起。不能底定。其自平成以前。不具論。就平成以後。賴以爲君。而續堯之緒。憂勤拮据。以開萬古太平者。正未有已也。此二聖臣者。又功成名立。天下見之。從民之欲。挈擔以付民。安爲固然。是故朱均不肖。天寔爲二聖臣。嗇之。蓋此開蒙闢混之時。非守成中主時也。禹時則不然矣。經數大聖人。孳益之餘。經緯已備。得中才而君之。可以不敗。而文明旣闢。智巧潛

生○若○不○早○與○判○定○畫○一○傳○子○成○規○瞻○烏○逐○鹿○代○且○四○起○也○天○下○之○乱○何
時○而○已○天○故○生○一○啓○以○誦○益○若○曰○有○子○而○若○啓○也○者○是○亦○賢○矣○何○必○臣
賢○之○爲○賢○而○子○賢○獨○非○賢○乎○盖○稍○順○與○賢○之○局○爲○與○子○之○局○民○用○不○疑
而○寔○翻○與○賢○之○規○爲○與○子○之○規○斷○自○禹○始○天○下○用○是○以○不○争○不○亂○也○且
夫○堯○舜○禹○之○禪○與○繼○也○非○身○有○未○了○案○而○身○後○所○人○爲○之○者○也○受○終○文
祖○受○命○神○宗○生○而○禪○之○矣○禹○無○是○焉○則○誰○謂○與○賢○與○子○非○出○於○堯○舜○禹
之○聖○裁○而○悠○々○忽○々○聽○天○下○人○之○左○右○祖○而○趨○之○乎○然○則○朝○覲○訟○獄○謳
歌○者○之○言○非○歟○曰○此○又○自○寔○錄○也○人○爲○天○所○轉○而○人○不○自○知○也○夫○堯○舜
禹○知○之○矣○知○其○必○有○是○而○裁○之○蚤○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說○者○謂
舜○禹○當○堯○舜○生○時○已○受○其○傳○南○河○陽○城○之○避○徐○俟○其○子○之○迁○非○避○天○下

也○余○意○設○若○朱○均○不○迁○則○舜○禹○當○何○如○此○待○迁○之○心○其○利○天○下○固○已
極○矣○夫○聖○人○俱○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雖○受○終○受○命○在○堯○舜○見○以○爲○禪
而○舜○禹○則○猶○然○居○攝○也○喪○畢○而○避○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及○其○受
禪○盖○迫○于○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耳○若○禹○之○傳○子○生○時○已○定○至○禹○崩○而○益
猶○攝○天○子○之○事○喪○畢○而○避○如○伊○尹○復○辟○而○告○歸○周○公○以○成○王○冠○而○告○明
農○之○類○古○賢○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見○盖○如○此○非○避○天○下○也○益○與○舜○禹○之
避○原○大○不○同○而○何○輕○議○之○吾○君○之○子○重○子○之○賢○足○以○肖○吾○君○不○重○吾○君
有○功○德○恐○妨○堯○舜○也○丹○朱○不○肖○只○是○一○傲○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帝
曰○吁○嚚○訟○可○乎○有○恫○乎○其○言○之○矣○今○相○臺○志○有○帝○子○夜○游○臺○而○路○史○稱
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閑○其○情○則○當○年○之○淫○佚○可○知○也○商○均○不○可○攷○路○史

稱其喜歌舞。大約與朱頹。朱均讓位。絕不聞一言。相加豈非大有才識者。但無如啓之敬耳。吳越春秋云。啓尊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大戰于甘。滅有扈氏。啓之賢以其敬也。禹之道。卽堯舜之道。堯兢兢。舜業。禹祇台。傳心止。是一敬。危微精一之言。敬焉統之矣。正血脉。相承處。而啓繼之。則心法卽治法。而道統卽正統矣。相之久。近天若爲之。遲速於其間也。子之賢否。天若爲之。豐嗇於其間也。通章只一天字。陡說個命字。亦只是天命者。天之命也。天猶君也。命則其靈爽也。不要太分疏。匹夫四節。連絡說去。見得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神。尼卽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寔隱括繼世意。天方使

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救宗周之隕。使文武之繼世。八百年不絕。安肯以天下與之乎。云相湯以王於天下。說尹有舜禹之德。可以有天下之會。况又當嗣君之顛覆。則似乎物望所歸。然而天意已屬太甲。則其二年四年者。天若或促之也。其三年聽誨者。天若或啓之也。天欲安全太甲。机括全在桐宮悔過。乃其微权。又全在湯沒而尹在。冲孫。摺子。方全付交割。要他幹旋。豈以天下與之。放字是後人疑其迹。而加之名。說聽訓要在閉合天心。當以天與繼世爲主。主伊尹者。偏脈也。周公節亦以天與繼世立論。總是申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句特錯舉互見。以劍覘耳。不必粘益作主。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虛撮大意。此虛寔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容形主。而猶益之于夏。又是借主形容。可見文法變幻處。所

謂以夏臣例周臣以周事定夏事提出孔子曰三字便壓倒人有言三字孔子本禪繼合說引來重合繼於禪繼二字收得上文滴水不漏義字妙與時宜之之謂義所謂洪荒關後與洪荒未關前時勢自是不同者也故曰天也說個義字天机漏盡矣又何衰乎禹德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

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

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樂堯舜之道是頭腦况辱已以正天下是歸結堯舜之道正已以正天下之道也惟有任天下之大擔當斯有救天下之大經給阿衡構于有莘商舟締于版築鷹揚造於漁釣鼎足定于隆中論事業者論蘊藉不論遭際也蘊藉如此潔身可知

此辨伊尹出身之正而必本其窮之所養推其達之所施無非明始進之必正也章中闕目以正天下爲案而正天下則以樂堯舜之道爲腦其樂堯舜道則又以先覺七字爲簪伊尹聖之任者也跡其說湯之事有類夫急功者之所爲世故汚之以蓋醜而不知尹之就湯以救民也夏不伐則民不生故朕載自毫之言吐之不懌不悚有一毫非本于內溝而爲規榮覬利計焉者乎割烹之誣但用正天下一語掃却矣最妙在堯舜揖讓而尹翻之爲征誅事不相仍而今一則曰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再則曰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其机陷於正天下而用券於承天征誅揖讓尹了然不見異也以此知季步耶卹者之不足與言尹樂也且夫尹一莘野之夫耳而所樂者乃堯舜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坑

而樂之乎卽其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而尹之樂有在乎是若尹則所謂知之者也知之一字煞堪理會尹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惟覺故樂七處便是覺處覺性體也此一字自尹創拈大是見性之談在唐虞謂之危微精一尹寔契之故以覺名焉然則尹之所爲樂可知也已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七自現前者言之耳而有一非義則與堯舜之道不叶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非義卽非道七豈遠乎哉樂豈外乎哉蓋自尹透此覺机而明德新民一以貫之彼其繇天下干駟勘至一介活潑地看做一條故繇耕莘以至伐夏救民亦活潑地看做一椿齊之於道而揖讓征誅若春夏秋冬之以四時行也於以承天而正天下遠近去就其奚以爲拘七樂莫大焉本章雖爲割烹

而發亦宜曉得聖人潔身還是聖人身分不顧不視不取不與及辭聘等事宜說得寬暢洒落不可太說向繩趨矩步邊去反以傷其神也古書多譬况記稱尹負鼎于湯本謂尹有鼎鼐之才猶書云阿衡也橫議輩不知有道義之學汲於富貴功名雖枉辱有所不顧遂相傳尹身為庖人借此喻王道使湯知而用之以誣聖賢而便一己之私耳故孟子辨之阿衡全付擔子都在耕莘辦下單作洒曠語便是巢許單作孤介語便是夷齊會得任天下大吉則豪傑鬚眉總有生氣樂堯舜之道非誦詩讀書之說乃心領神會直遊精于勲華揖讓之交以此存心以此應事取與必於是出處必於是直到致君澤民身親見諸行事方是樂之全功人謂伊尹似前後兩截人不知處正以養其出出正以用

其處總是樂堯舜之道終身焉耳豈是兩截天下千軀弗苟是從堯舜天下授受反證得來一介弗苟是得堯舜危微精一心脉弗顧弗視便是克舜巍匕不與氣象一介與人似亦無妨然自處以道必以道量人此正一物不着萬物一体的襟怀成大事者撒得下方擔得起須得夷然不屑之槩聳匕三句依然勿顧勿視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之意伊尹出處到底只是聳匕幡然不是感湯聘之勤蓋度湯必可為堯舜而已所樂之道必可行於湯也有是君即是民之幸也二使字有力吾身親見正是樂堯舜實際處吾豈若數語半生熱腸一口吐出要想得自任意出天之前與上節俱是一時言明所以應聘之意堯舜曆數相傳皆曰天伊尹以天自任亦祖述此知是全体覺乃知之初

苗正知之警醒處人雖昏迷此知体未嘗不在如人雖大睡原有不與之俱睡者精神員舍在中故一呼便醒古今聖凡共此知覺無先無後以聖人覺人人不會覺人所能覺也。在自已不在聖人先覺也。人覺之於先如盲者未入溝時要明眼人提醒方不錯足若已入溝中覺亦何益故未寒求衣未飢求食未危求安先覺之道也。斯道不必指堯舜之道只云以斯民自有之道覺斯民自覺之心便妙。即其言而推其思必盡天下民皆知皆覺然後於堯舜分量不見虧欠以覺爲澤也亦精矣。蓋能養而不能教便不是聖賢手段稍有未覺即已先覺之責故曰若已推而內之此即堯舜四海困窮之慮也。即唐虞澤水儆予之思也。禹稷曰飢溺繇已湯曰萬方有罪在朕躬武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伊

尹曰匹夫失所若已推之溝中引慝任罪千古聖賢血脈不爲天下任受功直爲天下任受罪真見天下無一人非已責天下無一人可代已責。總是自任天下之重堯舜是合任天下的尹是單任天下的堯舜任開治之天下尹任已亂之天下故曰重到此處方真是樂堯舜之道惟樂堯舜之道故憂當時不得爲堯舜之民惟憂不得爲堯舜之民故欲致湯爲堯舜之主湯寔可以爲堯舜而民之不得被堯舜之澤者以有桀在也桀之世民胥在溝中矣不啻唐虞之昏墊矣尹任堯舜之所任安能自已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伐夏曰說之須知湯初聘尹薦之於桀桀不能用尹始歸亳猶勸湯貢桀桀猶不悛尹始說湯伐桀倘夏桀之民不在溝中則尹將事夏爲唐虞即所以忠湯也然則伐夏非

尹之本意只是欲救民耳。此正尹善用堯舜之道處。正天下根上任天
 下來。屈已何以正不得天下。蓋妾婦做不得丈夫事業也。若聖人則遠
 而去者固是正已。近而不去者亦正已。以正天下其不同處正是同。同
 歸于潔也。求其遇湯之故而不可得。即謂以堯舜之道要之可也。何言
 割烹放伐之事。自湯創為。猶有慙德。而尹直任之曰。朕載自毫。連湯之
 慙德。都一緊承當。總見他使君為堯舜之君。處膽極大力。極雄大。都是
 見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嗚呼。非先覺
 之尹。其孰能之乎。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即衛主以衛事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又人主之命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
 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親近臣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進禮退義一章之骨。引衛事相打極妙。癰疽之權弗重於啖桃矯車者也。引過宋事又極妙。在忙如此。在閒可知。禮義之守不以得失生死動其心。則好事者之誣不攻而自破矣。末引觀人之法。貞邪臭味。果斷斷乎不可移。
 此辨至聖不苟。主戰國時游士。朝秦關暮燕壁。苟且阿汙。失身依人。以
 尚富貴利達。故托言古聖賢。亦有失身于匪人之事。汙及百里奚。并汙
 及伊尹。并誣及于吾夫子。蓋借聖賢以揜已醜也。孟子云。好事者為之

也○非○是○謂○其○造○言○生○事○乃○是○謂○當○時○好○為○汗○辱○于○進○之○事○者○故○為○此○言○
以○行○已○之○私○也○於○衛○主○顏○雝○繇○一○語○截○住○大○有○根○據○灼○然○亦○屹○然○其○賢○
不○備○攷○但○孔○叢○子○載○其○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
二○三○子○悉○納○金○焉○則○其○人○之○卓○犖○可○知○也○子○路○素○不○悅○南○子○之○見○此○却○
以○彌○子○之○言○告○說○者○遂○費○揣摩○或○謂○其○憤○而○不○平○則○太○動○氣○或○謂○其○欲○
員○以○就○之○則○看○低○了○子○路○要○之○此○亦○師○弟○告○語○之○常○難○道○彌○子○說○得○不○
是○子○路○盡○如○風○過○耳○不○及○聞○聞○之○盡○從○肚○子○裡○藏○却○也○此○等○處○正○不○必○
着○解○孔○子○所○謂○命○乃○一○世○氣○數○之○命○即○孟○子○推○五○百○年○天○欲○平○治○大○數○
與○五○行○生○尅○家○自○有○個○分○別○然○彌○子○可○主○而○不○主○豈○關○造○化○所○為○有○命○
是○對○倖○臣○言○之○禮○義○乃○聖○人○一○生○進○退○大○把○柄○正○自○作○主○張○不○隨○人○轉○

移○氣○數○所○不○能○主○之○者○也○亦○惟○于○氣○數○得○失○閑○頭○看○得○十○分○透○徹○故○
擺○脫○如○此○若○為○俗○人○言○安○能○向○他○分○剖○誰○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消○
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冷○了○俗○人○許○多○勞○攘○之○意○俗○以○命○為○主○非○也○不○
悅○於○魯○衛○是○因○歸○女○樂○不○悅○於○魯○而○適○衛○又○因○視○蜚○馬○不○悅○於○衛○而○適○
宋○不○悅○而○字○妙○尼○父○一○肚○皮○果○是○不○合○時○宜○亦○可○為○苟○主○一○解○嘲○矣○而○
且○習○禮○樹○下○何○與○桓○司○馬○事○豈○道○學○取○厭○乎○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宜○其○
蹇○也○孔○之○樹○與○伯○之○棠○恩○怨○並○足○千○古○孔○子○過○宋○至○陳○主○司○城○貞○子○時○
貞○子○正○為○陳○侯○周○臣○然○司○城○宋○官○也○貞○子○何○為○去○宋○而○為○陳○侯○周○臣○豈○
其○以○宋○有○桓○司○馬○在○奸○人○不○可○與○共○國○乎○果○爾○則○宜○其○來○孔○子○之○主○矣○
貞○子○非○君○不○事○孔○子○非○友○不○友○謂○之○曰○臣○見○非○癰○疽○侍○人○之○流○也○且○謚○

以貞子定係端人時孔子當阨擇主猶如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針芥果是不爽以親近臣之法推之而知癰疽侍人決不足為孔子主也以觀遠臣之法推之而知孔子決不主癰疽侍人也若其主之何以為孔子

萬童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只就不諫上決其智又就智推出他資來但無中生有功名之士何必不以五殺進身孟子借此立教非不知有五殺大夫之說也孟子本懷原不為五殺伸冤但欲人知出處中矣無有要君一路即霸王亦不肖為抹殺好事者口耳此說世大頭腦學人定須理會
此辨五殺大夫要君之誣議論都從虛處起却說得確然有據大妙大奇智賢兩字是閑目而賢根於智那大勲業非智不能成也且文勢散落不要平又知廢知興都歸知默中生來不諫一句是一章發論本子着眼上文敘列假道一段至宮之奇句無非為奚不諫地備言贖貨懷諫正以見奚不諫之為智也能智而賢豈有自鬻于君之事就品趣上判斷手眼極高文法亦需宕按食牛之事奚必有之英雄失路偃蹇嶮

崎○耳○爲○人○役○亦○適○丁○其○時○也○但○謂○以○于○君○則○大○不○倫○莊○子○有○云○百○里○奚○
爵○祿○不○入○其○心○故○飯○牛○而○牛○肥○此○語○極○有○深○識○呂○氏○春○秋○謂○奚○未○遇○之○
時○飯○牛○於○秦○公○孫○枝○得○之○獻○諸○穆○公○請○屬○事○焉○以○飯○牛○爲○未○遇○時○事○極○
妥○而○又○以○公○孫○枝○薦○爲○進○身○之○階○遇○合○亦○甚○正○大○當○爲○奚○寔○錄○史○記○趙○
良○則○謂○奚○聞○穆○公○之○賢○而○欲○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自○鬻○於○秦○客○不○過○因○之○至○秦○
非○有○捷○徑○之○爲○邀○倖○門○之○爲○鑽○也○其○聞○穆○公○之○賢○而○欲○見○則○是○寔○錄○英○
雄○擇○王○無○足○猜○者○說○苑○謂○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奚○以○五○羖○羊○之○皮○
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奚○牛○肥○問○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對○
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以○爲○賢○從○

公○孫○枝○之○讓○擢○爲○上○卿○此○說○與○養○牲○家○之○說○稍○異○其○以○賈○人○爲○公○所○使○
也○者○大○爲○奚○標○撮○合○山○然○亦○不○介○而○孚○不○謀○而○合○干○之○說○未○萌○也○至○張○
溫○自○理○表○則○直○云○奚○欲○干○穆○公○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牛○蹄○上○乘○肉○三○
寸○公○使○禽○息○視○牛○入○言○之○公○不○信○怒○至○跪○請○之○公○乃○視○牛○察○之○則○賢○人○
也○遂○與○同○車○而○出○是○則○奚○真○以○自○鬻○食○牛○干○穆○公○也○章○所○述○正○從○溫○說○
鬻○養○牲○家○正○所○謂○賃○官○也○公○好○牛○故○以○食○牛○干○之○也○嗚○呼○奚○食○牛○一○瑣○
事○耳○士○未○致○身○青○雲○時○易○爲○辱○耳○而○緣○飾○以○爲○干○君○至○刻○畫○若○此○字○經○
三○寫○烏○焉○成○馬○其○五○羖○大○夫○之○謂○乎○按○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
荀○息○再○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隨○之○

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情理若指掌而公不悟。公之不可諫也明矣。奚不諫。果是智人。且晉之始謀亦忌奇。不忌奚謂奇必諫不及奚也。則奚與奇之所處必有不同者矣。傳又載奚與奇相語。謂子盡子心。吾行吾志。恐後人增飾之詞。未可信。說者又謂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相秦。三置晉君。乃是爲虞報仇。與子房始終爲韓故事。同欲以此了奚不諫之局。或謂奚未必有爲虞報之志也。何也。以其忘虞虢之妻知之也。末節前四段。以首段爲主。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秦二段。以下段爲主。上一段吊起。以存其案。皆是因有推無。卽此明彼。文勢瀾翻。細看則一脉。看書者切不要散亂。作文者又切不要扭捏。顯若是三置晉君。三救荆禍。曠地千里。奔國

二十也可傳。是一傳景康。再傳孝悼。遺威可畏。大業可承也。看來百里奚不諫。大有可議。惟有宮之奇之諫不聽。方可以不諫。然終不若奇之去於不聽之後。則謀國之忠。謀身之智。爲兩得之也。是故千古少不得宮之奇。一諫事亂君者。知君之不可諫。猶必諫而止之。非不知殞身碎首。無益于數也。盡吾節焉耳。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終有愧于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穆一段。功業終有愧于宮之奇。

對百里奚無昧一則也業餘亦歸于官也
音無益于幾也盡吾言焉耳對中無功或一則也業餘亦歸于官也
宮之倚一藉車廣者皆味我之不可藉也必藉而止之非不味也良率
夫欲不歸之於無歸因之忠焉良之皆歸而歸之也吳楚千古也
不歸大官可藉也亦官之倚之藉不歸也何以不藉然然不若音之
二十也何執長一執景氣再執率執數風下昇大業可承也齊來百里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
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
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况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通章重孔子聖之時句而時之妙在于智此作聖秘密藏也孟子一
口道破大妙章中語脈滙疊自聖之時句以前不消說以後亦聯絡
閱生切忌畫層打斷又單承孔子說去超七獨出切忌回頭轉腦再
把三聖來纏

此孟子願學孔子意也。前四節所敘清任和時之案已具，敘三聖只平
平說至孔子節獨着孔子也。三個字便有鄭重意在，便合三聖不可以
語此意。五節判斷一字不移，孔子嘗評夷惠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茲以時字揭案，大有淵源也。遂接以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句唱
起有萬丈之勢，截住有千斤之力。爾時游神甚曠，所以尊孔子者至矣。
集字就時字見大成，係樂譜借來用，下故以金聲玉振釋之。金以宣玉
以收，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皆兼總於其內，而無遺方見是大成所
謂條理正自金以下自玉以上之衆音節奏次第也。孔子之智無不燭
聖無不收，亦如是故曰智之事。聖妙於智中間消息亦儘已逗
露了，但恐人泥始終爲先後故下隨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

中一時並用者也。特地表出中字應轉時字。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未節雖卽申上節。但旣以始終條理爲智聖之事。又以巧力譬智聖。分明是進一步說話。若仍如前二語。則是智譬則始。聖譬則終而已。又只單說孔子與三聖無干。時說却苦。七分別謂三聖如何小成如何。巧不足如何。未中徒費辭說。葛藤滿紙也。

人謂夷無治則進之事。予曰。蓋歸乎來。就養西伯是也。人又謂夷忘世遺世。予謂伯夷爲世之心甚切。玩其不忍居也不忍之心。又玩其待天下之清也。待之之心何等切於天下。而豈是忘世遺世人。謂尹無亂亦進之事。然其五就桀。何嘗以爲亂而不進。人又謂何事非君一事。便使之爲堯舜之君。然則五就桀。未聞桀卽成其爲堯舜。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但是他有力量提得起。放得下。見自任意。不則不羞汗君。反涉柳下惠之和矣。然伯夷不忍居也。柳下惠不忍去也。兩個不忍皆是仁人之心。古今無遺世之聖賢。這樣心腸。與伊尹內溝之思。何殊。其言風者。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盪爲百世師也。尹有勲業。故不言風。孔子則如太和元氣之流行。風又不足以言之矣。孔子本不可以事數。仕處从速。亦因上敘三聖而及之。論仕處从速。又以去齊魯兩橋作例。標指見月之義也。四可以字便是時。四而字便是因。時。本文所說時字不在四。可以字之時。而在因。四可以而字之時。而字有員活順應之意。卽寓有智字之神。要渾四句。看不要折看。要離四句。看不要執看。時字之竅。丹家所謂活子午也。一日中有仕處从速。一刻中有仕處从速。脉七運轉如珠。

走盤盤無傾欹珠無止息淵乎妙哉是之謂時時字乃孟子上個孔子
聖號不可說孔子隨時亦不可說孔子聖合乎時乃是直以時名其聖
耳此時字粘着聖字對清任和看還是統論聖人之德就聖心全體上
說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者三子之行雖各極其至然皆落在一
邊故皆可以一行名曰清曰任曰和若孔子則隨時迭出環中以應無
窮不可以一行名清任和攪做一團了無色相如溫涼寒暑各司其一
合而言之曰時故上其號曰聖之時語云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
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今看孔聖之時當就元氣渾淪處看
始得時說謂其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如撒水銀非不粒也員
却不曉得粒也員的是一個且如三聖之清任和亦是因爾時當清當

任當和而應之耳難道他盡執煞不識時所微分者朴散爲器器不能
反爲朴結轍遂爾也按聖字是統籠成德之名四聖人本是聖孟子
特加以清任和時之號重下四字不重聖字不可倒轉作清任和時之
聖謂是極清極任極和極時也
集大成句承上時字致贊集大成是天地間道理包羅統括靡所不周
分而叩之件件是都有的又不是零星收拾的中間渾成一片就大包
小不是湊小成大集之之妙則直到揭出智字始灼註云獨奏一音則
一音自爲始終是人人分手而奏之時集大成則合人人共奏而總其
成之時譬如俗樂當分奏時管者只是奏管絃者只是奏絃及總籠合
奏時則管必欲合於絃絃必欲合於管而襍比以成音矣是謂集大成

自初成以至九成皆不離此一個大成非必集九成而後爲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下一而字則重在金聲金聲于前玉振于後中間包絡無數始是引起終是收束作活字看聖心無始無終緣事方有始終事以開端爲始結局爲終其寔始終只是一事始卽徹終終卽藏始但自其自然洞照於事先日始條理自其自然曲當於事後日終條理不有始那有終不有智那得成其聖下文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能妙乎聖處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爲聖之時也通明爲聖聖卽智也本不可拆就聖中揭出智字則聖渾而智譬晶瑩明耀聖之精爽顯在智矣聖如月落萬川處七皆員智如月之有明此孟子以智論聖意也開前結果只是這個智豈曰智屬審察而聖

屬踐履也哉最妙在以巧力証智聖把智聖併在一圈臨了處言其至甫力其中非甫力不點出巧字而巧力合一之旨更覺員切口氣猶云這裡徒靠力不得見不可脫巧而言力也何謂巧大空無翳明鏡無塵不起念頭不落邊際胸中完七全七有個正鵠這個就是一團元氣輕輕脫七發處都中紅心雖然用力原不着力也以斯知聖譬則力原是粘着巧字說下謂譬則巧中之力非白着氣力本文口氣極掩映靈活不善會之則智巧聖力二句判開不相粘聖只是白着氣力而其至甫力二句當云至爾力中爾巧七力作兩橛智聖作兩截矣今但依本文躍趣挑弄便見消息休要把力字硬殺聖字了也如云聖始於智則射果力始於巧至始于中乎皆儒家理障語不可曉此孟子自寫願學意

須從贊孔子作榜樣透。出學聖的意象來。總有遠神。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

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

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曰。以天子為主。方有本領。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惟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各分。稟然不可。既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借也。現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之差也。周制之內。外相取。大小相維。如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周亂起於諸侯。語上。要顧諸侯去籍。侵庶人。并與國。弁髦及天子。天子相輕。而爵祿之權亦輕。的是當日感慨本意。通篇要照。顧畧字。

此重尊王意。爵祿之班。天子班之也。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天子

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天子之制節。統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鄉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書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班爵只是公侯伯子男。今添天子作六等。班祿只是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今添天子千里作四等。作主也。亦作例。也是則孟子尊王意也。回顧天子題中之情也。立衰末而追全盛。題外之情也。周衰王室既卑。諸侯去籜。以便私。尚然有畧可聞。則王制雖滅。清議猶存。識者猶得稽其制焉。有制可稽。則僭竊兼併之罪可繩。正可以默持天子之統。于不墜。孟子此言。便是一部春秋筆文。亦高古似周禮。天子一位另提位級也。子男同一位者。如今官制。正從不同。同一品級。君一位。

亦○須○另○提○君○不○與○臣○同○也○王○朝○之○卿○大○夫○士○輔○天○子○為○君○列○國○之○卿○大○大○上○輔○公○侯○伯○子○男○為○君○故○皆○得○以○君○稱○兼○王○國○侯○國○言○故○曰○施○於○國○中○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班○祿○以○地○言○者○祿○出○于○田○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想○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之○義○地○字○另○讀○方○字○帶○下○讀○方○正○也○言○四○面○方○正○皆○千○里○也○看○下○句○皆○方○百○里○可○見○不○能○五○十○里○者○四○十○里○以○氏○附○三○十○里○以○名○附○二○十○五○里○以○人○附○近○侯○伯○者○則○附○侯○伯○近○子○男○者○則○附○子○男○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即○述○職○意○也○天○子○之○卿○節○句○七○要○根○天○子○來○是○尊○天○子○而○重○王○畿○意○王○官○受○地○視○外○諸○侯○以○為○例○一○捍○禦○一○輔○弼○功○相○準○也○入○為○王○朝○之○卿○士○出○為○列○國○之○諸○侯○秩○相○齒○也○且○以

天子重亦居重馭輕之義。蓋內重則有奸人指鹿之患。外重則有大國問鼎之憂。必如此相準而後得其平。受地是受田地采地也。非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天子畿內方千里。安得有許多分地。蓋侯田三萬二千畝。甸田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王官受地如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特侯伯等所轄之境。卿大夫士等祿皆取給於其中矣。大國次國小國之地上文已明。茲復提者。君為臣綱。亦所以作主作例也。卿祿有殺大夫以下祿。無殺者祿厚而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矣。而復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足以自給。語云公祿乏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上貪生利。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乃活筭之詞。蓋下士寔受田百畝。本不曾有。

差是上農夫了。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祿以為差。如上次以下農夫之勤惰有數等。煩簡準以起例。是其差也。又庶人在官者只是受祿。不曾有田。故活筭之口與若訓作共。便執煞有差無差之別。不可不知末節。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王制一夫授田百畝。一夫猶云一户。非止一夫一婦也。百畝之糞。治也。作虛字看。此節敘農夫。纖屑極矣。腐甚肆甚。朴甚老甚。太史公酒肉帳。經手皆為佳製。不及也。且周家封建井田。相為表裡。以封建則有卿大夫士以衛天子。而其官未嘗不下及於庶人。以井田則有上中下以別庶人。而其食未嘗不上養乎天子。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天子與庶人。祭上對付中間。不遇轉輸之吏。耳玉食。豈養都從農夫較量出來。莫便忘所自始。又

去籍之日。經界不正。便致穀祿不均。準祿于耕。開仕路之養。庶不使吏漁于農耳。孟子敘此大有微意。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

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首言友德。末言尊賢。賢正有德者也。尊賢必不挾貴。而友德者也。歷敘獻子。惠公平公。以及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的樣子。此因論友。而追想泰交之風。首自孟獻子。疊上進一步說來。文勢直趨未節。當以堯舜節為主。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自是友賢正旨。否則折節。只是虛文。孟子概用賢之。寔不見於天下。故論友。及此不覺淋漓扼腕。日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閱語。非獨少平公也。安得友匹夫之天子。而與之談。不挾之風哉。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兄弟謂兄弟之富貴者。友德自然不挾。亦惟友德自不可

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

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首言友德。末言尊賢。賢正有德者也。尊賢必不挾貴。而友德者也。歷

敘獻子。惠公平公。以及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的樣子。

此因論友。而追想泰交之風。首自孟獻子。疊上進一步說來。文勢直趨

以有挾忘三人處正見不可忘意姓名可沒而高風固在無猷子之家
皆視之若無也不重五人重猷子樂與忘勢者友只翻覆形容猷子不
被貴耳若從五人上生波浪便失之矣師友摠是友德不必偏重惠公
不敢躋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假令濫然師之友
之得無絳灌爲伍之羞乎事我所闕非小先王綴衣戒以知恤非其人
師友且不安其位韓詩別傳云晉平公游於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舟人蓋胥對曰君惟不好士耳何患乎無士也公曰吾門左右客千
人可謂不好士乎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今君之食客千
人有六翮之用乎將皆上之毛腹上之毳也公於是造亥唐稽康高士
傳云亥唐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唐出板

向入公伸一足言之向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
亥唐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公此言亦費惠
公之意也然而公卒不能用唐豈不負唐六翮之用乎其云無欲則大
可味所謂無猷子之家者也晉太傅有云使神龍可係而羈兮亦何異
乎犬羊有欲無欲之間士貴賤決于此矣孟子着無猷子之家一語大
占地步着眼舜尚節亦字迭字只照舊解饗舜作就饗于舜更覺澹洽
既館甥二室則帝之饗舜不待言矣况又加一亦字後世人主臨幸大
臣家上觴進食其歡洽亦有然者但賓主字迭字要活看如宋王岐公
被恩遇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此就是賓主畧去名分交相往來此就是
迭爲賓主只不要分那時賓那時主耳若以迭訓更謂是更其君臣之

禮為賓主之禮。字義終梗。且諱却送。能諱却賓主乎。古君臣之義甚朴。不嫌褻也。上文歷敘古人不挾貴之友。皆是用上敬下。乃尊賢之義。至末乃斷此尊賢之義。與貴貴之義。同見貴之不可挾。欲人知尊賢之重也。宇宙間只有朝廷與草莽兩境。只有道德與名分二事。兩境寔異位。而同交二事。原相渾。以有成師臣者。帝與帝臣之尊君者一而已。賓臣者。王與王臣之尊君者一而已。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

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通章重事道上。交際之受。正以爲行道之。机。當時諸侯以下。互相高。已成習套。然惟其習則可親。親則可投。風氣之所趨。机緣係之矣。舍此一途。寧有可遇合焉者乎。此當日情事也。故孟子亦乘其机節之。虛意以爲接言。通款之階。而寬論其用物之所從來。與孔子爲兆同。一苦心。汲皇如見也。語脉迴環。妙有巧趣。上論交際。而忽及於孔子之事。魯。下論孔子仕魯。而并及于際可公養。若竊以自况者。但貼詮口氣。還要渾些。只寬上說孔子之三仕。委曲如此。而交際之不應卻明矣。時說直以際可公養。說足受交際意。却太拘迫。

此因論交際而明事道之心。劈頭問交際何心。似突鶻。寔不突鶻。章見時。王已不能行吾道。徒用此不義之物來相交際。是直爲甚麼。蓋以爲習套而可卻也不欲受之意。已寓矣。孟子答以爲恭淺。上就事論事。然亦見得是時。王有敬賢之心。這個机緣。還有可乘。不欲卻之之意。亦已。

寓矣。以下章屢欲卻。孟子屢不欲卻。既不欲徑卻。又不欲婉卻。章故道出受禦一難。以明其必欲卻之之意。此正章發問本意。章蓋謂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又不能行吾道。以恤民而交際。何益。拚一清楚直截。不卻何爲者。孟子亦復就事論事。按情擬法。謂不若是甚。而引孔子從獵較以明之。委曲舌腸。吞吐大半矣。章驀曰。孔子非事道與。是則章之所以必欲卻也。蓋謂行道者不宜多此一番委曲。隨順世情於道之行。廢何關。孔子不宜如此之婉轉。孟子亦不宜如此之周折也。豈知天下事原不可以徑情行。遇合机緣。非委曲其奚有濟。故遂備言孔子之爲兆。而并及於三仕之委曲。又何非不得已爲民之苦心乎。

日交際何心。便有諱心之意。曰恭也。便見有慕道意。便見有可受意。何

哉語氣是見其當卻意以心卻而托之他辭費了許多轉折斯孔子受之斯字何等直截章以爲民之苦心及費周旋孔以任民之机緣無容委曲道者交際之有名者也禮卽其中之儀文一套事引禦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斯可受禦是倒跌語不是疑詞殷受夏十四字謂此誅禦之法三代相受不待辭說於今爲烈嚴憲炳不磨也禦得之貨如之何其可受子以爲有王者五句不是爲諸侯分解只是平心論法平心觀理見他與禦得之貨自有不同而不害爲可受耳以無欲不欲無爲不爲之義拘天下天下無完心矣以一介不予一介不取之義律天下天下無完行矣義之爲理至密故律身不可不嚴義之爲用至活故律人不可不寬孔子亦獵較只是不禁止魯人非逐隊而趨之

也獵較非美俗而假爲致孝奉祀則一似交以道接以禮者設若孔子克義而盡之則量多較寡猶殺越人于貨也爭禽逐獸猶閔不畏死也何必非不待教之誅而乃可之蓋獵較之弊踈於祭品之競奇以簿正之則器有常品而此風可坐息矣聲色不動而轉移在手變俗之用正妙在因俗之中孔子之机權如此何用憂也與魯人爭耶章以爲奚不去還是嫌他委曲不知孔子道大莫容只爲當時一夥沒見識人震之若再加以已甚吾恐孔子不能一日安其身矣道可復行乎惟調机弄權凡事小同於俗而中寓變俗之毅不急急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大行之畧是行道之端也故謂之兆此處自有大主張確見得處然孔子之爲此苦心亦極矣旣曰兆足以行矣足以二字乃自

反無闕之詞。又曰。而不行而後去。譬如不起之人。良醫用好藥。亦畧轉得二三分。竟是不起的。則孔子且奈何。亦甚非其心之得已矣。三仕都是委曲將就。做去見多少。婉轉不為已甚之意。見行可。原不是十分好。底謂見道畧有可行。即便仕了。非必求全責備而後仕也。但看於季桓子三字。便見時說誤。以為大行不知此。正是上節孔子僅畧時也。孔子本仕於定公。而茲言於季桓子何也。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得。孔子相畧。皆緣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此等仕路。既不是逐流隨波。亦不是捺戈入室。從地跌者。從地起也。是於季桓子之意也。孔子之意。只為非斯人莫與為徒。而君臣之義。不可廢。此皆道之所當周旋者。故有此三仕。天下有道。丘不與易。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無非

以為民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躬馬高蓋其曼方大。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應仕固當。盡心薄祿亦難消受也。孔子不鄙委吏。不羞乘田。謹然審時。等息無戒。不舉無事不修。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之積也。朝廷之上。無可不屑。為之官。朝廷之官。無不可苟。且而不必盡之。職人自負官。官何負人。故為朝廷做事者。莫隨分自盡。苟失隴望。隴得隴望。苟念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且不可居。况大官乎。此為不行道而仕者。發孟子見當時之仕者。居尊享富而不行其道。故發此論。首云仕非為貧也。明明見仕原是為行道的一口道破了。未云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此句最重。是發論本旨。與首句應貴人
行道。不是為貧仕致詳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烏乎與之。而烏乎辭之。
只是言其審擇之宜如此。又復舉抱關擊柝作例者。恐卑貧不極行道
之責。猶洗割不盡也。然抱關擊柝。亦自有關柝之道。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
是其準也。兩而已矣。字須看得着。九見孔子任小官。不肯苟且。必思盡
職。而後已。方與下行道意相闕。兩曰字。即透下言高言字。位卑四句一
直看。歸重下二句。言位卑則無事於言。高若立乎人之本朝。廼有行道
之責。烏可以貧仕而自諉乎。居卑而輕銳喜事。意猶在國家當軸而持
祿苟容。不過恋妻子。曰罪猶是薄譴所加。曰恥則中心如刺。含羞乎天
地。抱慚乎君父。負咎乎蒼生。貽醜乎天下。後世而無所施其顏面矣。言

關

萬章九

高固是罪。然亦緣立本朝而道不行者。致之言高處。正定一班。伴食罪
案。抱關擊柝。是一事。抱守也。抱關是官名。守關者莫大于夜柝。易曰。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或云抱關司出入。擊柝司晨昏。柝字從木。是
木器。木蘭詩有朔氣傳金柝。潘岳謂刁斗為金柝。如大銅點亦是。則巡
警之具。不徒是木柝矣。委吏非掌倉廩者。周禮委人掌斂稍聚甸。及縣
節之聚。有薪以給炊爨。有芻以給牛馬。有大材以供張事。張即帳字。凡
祭祀賓客喪紀。及行師路事。皆委人供之。會計即會計此類。乘田牧官
也。掌養牛羊者。以牛為重。故曰乘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上生育也。莊
駝也。長大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

關

孟子卷五

萬章卅九

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此篇與後篇收起闕應，卻非思議所及，真生龍活虎文字也。

士之分則氓也，德則賢也。君而氓之上，不敢自同于君；下亦何敢自同于臣。君而賢之，不惟當有養之之道，又當有舉之之道。能養則不必借名於周，能舉則又何必借名於養哉。故終之堯舜以示則。

此言士以禮自處，而及君待士之禮。通章重舉不重養，孟子之意以為當時諸侯既不能用我，就不該食其祿。其不欲賜於上處，正是不託諸侯處。其言託則非禮，受賜則不恭，惟餽而周，終可受。蓋士之自待如此，乎其不苟也。然則君之待士，豈可聽其不受賜而無以養之，又豈可聽其無常職而無以舉之，必繼粟繼肉，近起魯繆，能養能舉，遠追唐虞，斯得待士之禮也。曰託諸侯，此託字從諸侯寄食得名。諸侯出奔他國，非臣也，而以客禮自處，食主人廩餼，名曰託。士出游人國，未委質，亦非臣也，而食人祿，影借此名色，借莫甚焉。故曰非禮，其寔只是賜上有常數，明是臣祿，子與餽之無常數者不同，故不可受。且賜是以尊惠下之名，餽則平等交際之名，未為臣而受祿，賜士固非，分未為臣而以臣臨之。

君亦太倨其有受有不受分明不受牢籠意不好斥言而曰吾以氓自處而受其周善辭也。亟餽鬲肉不妨只是不合亟問。蓋亟問是屢以君命將之也。標使不受何必於卒。此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標之只請出在外非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竟是何等氣象。毫無餽還是知愧意。但悟則猶未也。公不能養指上亟問事下文子思以為鬲肉使已僕七爾亟拜非養君子之道。解極明指毫無餽說者不是悅賢不能舉。孟子守懷甚曠甚遠又不能養只帶言蓋能舉乃能成其為養能尊乃能成其為悅。前後只一意。繼粟繼肉當以下節百官牛羊倉廩備句照看。撥置人役常端聽候供其匱乏。初頭以君命將之。此自不可少的。將之者何。開具個人役供給件數也。以後便不消煩了。恐勞賢也。堯之百官亦亭

入與人庖人廩人之屬。此時專以養言。後舉而加諸上位。即徹五典納百揆之位也。不是禪位說禪位之位便是士以天下為覲矣。不可九男二女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備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觀孟子此言英氣勃上分明以舜與子思自待。終不肯為徒養。虛糜而於處禮義之間圓融精細。不亢不隨。真得孔聖家法。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

此一段更奇

問得效

門路不便是硬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一士也。既仕則可以官召之。未仕則可以人役之。若為其賢與多聞。則當師而不當友矣。當就見而不當召見矣。中間責君之不可召。不可見處。
此明士不可往。召而重責君不可召。士意通章以禮義兩字作骨。首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出個禮字。往役義也。出個義字。後以義路禮門雙綰。安排恰好。總之士為庶人。而德則師在我。則當安庶人之卑。見之不敢在君。則當致事師之隆。召之不可非臣所得擬也。孔子往召時為臣也。故曰以其官召之。與不傳質為臣句應。此文法。炤映處。而英氣跌宕。

微髯淋漓。還重君之不可召士。細玩便見首節言士以守分爲禮。次節言士以自重爲義。然循禮處卽是義。安義處亦是禮。君而泛以庶人待之。卽召之役。亦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明知其爲士矣。知其爲士而反召之。是輕士也。此士所以必不往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這一喝潮頭甚高。大議論排山捲海而來。波瀾萬丈。天搖地撼矣。不則拘拘於徃役。不往見之。辨經上自守士氣。亦不揚也。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章所見不低。而孟子遂接去。大展門風語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就他欲見心事。折之。此議論最發揚處也。以上猶有酸氣。到此大豁。多聞與賢。統就一人身上說。爲人所資。可備顧問。則曰多聞。自已大涵養。大作用。則曰賢。子思氣與甚偉。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游神曠遠。若對繆公。若不對繆公。大似枉筭看西山爽氣時也。孟子先着不悅兩字。甚得其神。若憂上以事友爭。反酸腐矣。事之云乎。二句。又不是抄古人之言。謂古人有言。且說是個事之云乎。豈說是個友之云乎。循俗云。汝曾見人是怎麼講來。灑氣全在兩乎字。下文又虧孟子洗癸一番。所謂在我則當安庶人之卑。在君則當致事師之隆者也。求友不得。二句。大占地步。泰山巖上可見。按孔子叢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游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也。今吾親子有勝世主之色。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湖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棧。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仍於此時。不自高人。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讓。乃各時也。此語大表英靈。孟子不往見之意。的是如此。夫有所受之也。孔子不俟駕之意的。是如彼。孟子不好說破。說到不可召處。與高了話頭。益旺了。遂故援禮以解。尚論者其知之。

引虞人一段來助談鋒。越後越快。○解河東守道論云。守道不如守官。非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器也。離之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以行吾道云爾。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命之非聖人之言果矣。許虞人以知道。真得孔子取之之意。○按通帛曰。旃馬尚赤。通用赤色之帛。別無文飾也。取質素之義。旃與旌。亦是用赤帛為之。但旃則畫以交龍。而旌則標以析羽。帛而加之飾焉。交龍者。畫二龍。一升一降。取變化之義。析羽。注于千首。有華采。取文明之義。用之各有攸當。又此士是已。仕者。上中下步之士。非上文。卡傳賢為臣之士。未為臣則庶人也。有幾。○至說出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幾乎動氣。然亦怪他動氣不得也。欲入而閉之門。又是罵世主不曉事。蓋示以斷。不可召。一刀兩段。醒之也。至矣。禮義兩字。揔攝上文。不可召之意。謂之路門。何等拘束。豈許汝胡行亂走的。如往見諸侯。便是走到曲徑邪竇裡去。差却路門矣。但亦要拓開寬說。方見淵宏。又禮義是一物。就制事言。曰義就簡身。

言曰禮寔無二也。○試思義路與禮門。豈是兩個境界。○義路與出入禮門。豈是兩樣工夫。不在義路上。絲便失禮。不從禮門中出入。便非義路。門亦是借用字眼。不必云如路如門一般。絲字出入字。雖從路門字生來。却亦有盤旋迴蕩千萬變。不離其宗之旨。蓋禮義中煞有許多曲折。○朱文公語類云。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于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對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片去。孟子平生受用。都是得這個氣力。數語極精細。可會。然此處要說大句。不要說密致。要說出泰山喬嶽。不要說出繭絲牛毛。看一惟字。是何等地。堂堂皇皇。要絲毫假借不得也。引詩履視之言。雙縮禮義。凡引証都是槩說大意。泥着路字側。

承便痴視者却顧之義禮義之為世坊也如此當事有官職則徃召又是禮義了要不可以之律士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

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

斯字最妙自家志何不到此節與聖賢觀面亦自當面蹉過了也畢竟自家志向要為何等人在彼能友何等入志向愈大取法愈高古耳論世而詩書種上活矣流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源頭一點也孔顏之樂不在疏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做蕪天下孟子之岩岩不在不為臣不見若不得古人源頭處都是食生不化依樣畫葫蘆當境當身卻用不着設身而處易地而現我做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開眼耳

此論取友之道當橫看不當豎看如豎看則謂繇鄉而進國則鄉士未

友遂不去友國士乎一世之友未盡遂不去頌讀古人詩書論古之世

乎惟橫看則友鄉士時即國士亦是如此友也友國士時即天下士亦

如此友也友鄉國天下時即與鄉國天下士同頌讀論古也此取友之

道處也

以之時也

以之蓋一鄉一國之善亦必從誦讀中來况名天下

善士豈有尚歎論世者只攀友天下心胸神遊默証無有足時度包今

古而陟降往來無時可輟有至千古合契始為友盡天下之善全在志

氣趣向上說照下節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看來則鄉國天下善士

皆其心中注切望想如此等人也孟夫子下個友字不論遭際窮達名

位大小人人可以擔荷淑人陶世的擔子善既不隔世數友亦不隔古

今詩書上載得的是古人的行事詩書上載不得的是古人的精神直須向誦讀外別有個摸索方於論世有証入處蓋從來聖賢做事個是個活局唐虞可以繼夏殷可以禪湯武可以無為臯益可以放伐易地皆然人看是驚天動地的却原來是日用飲食的故伊尹佐湯而日樂堯舜之道武王變伐而日繼文王之志周公居相位而日兼三王之事夷尹於孔子而皆日有同如是者何也以其世論之則可矣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古人處此有幾許心迹幾許經權隨時變動難以典要若不委曲體認宛轉研求如何見得善体的大全會千古於一息証百代於同堂後代小智之儒逞其私臆好為橫議如禹德衰伊尹要君武王非聖人孟子不尊周室則為之噲奔操一輩人口實矣

孟子

萬章四十五

却緣論世不細心耳尚友二字真如與古人共居一室面相晤語景象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

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去加一段王勃然變乎色至請問異姓之卿一篇文字便字上活

兩提不聽正以寒蟬王之胆蓋復諫之朝自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致使重臣操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

此悚齊王聽諫之念而個反覆之重看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上

側上直到無可用情處方是反覆若有毫髮未盡不可質諸鬼神畢竟

是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說去視微比之於紂伊尹之於太

萬章

孟子卷五

萬章四十六

甲○便是○樣子○下○段○泛○言○有○過○上○段○特○說○有○大○過○蓋○欲○說○到○易○位○故○從○大
過○說○起○此○大○過○必○是○關○於○宗○社○存○亡○之○過○故○不○得○已○爲○宗○社○計○而○用○權
易○位○耳○非○謂○餘○過○可○坐○視○而○惟○於○大○過○始○着○意○也○則○防○微○杜○漸○之○義○謂
何○正○對○者○君○危○社○稷○而○易○位○以○定○之○此○宗○臣○之○行○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於○事○爲○危○於○理○爲○正○大○賢○對○君○亦○言○其○理○而○已○矣○非○理○之○正○其○奚○敢○對
王○變○色○而○孟○子○慰○以○勿○異○可○以○驗○其○善○養○浩○然○王○色○定○而○後○請○問○異○姓
可○以○驗○其○足○用○爲○善○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
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旣○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
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
則○去○此○人○臣○之○正○法○然○去○亦○所○以○感○悟○人○主○猶○反○覆○之○初○心○也

